



主管 | 华夏日报社 主办 | 华夏全媒体研究院文学研究所 夢水潮文艺学会 本期 4 版

2026 年 10 月 2 日 星期五 | 国际标准刊号：ISSN2521-0289 | 数字报：szb.cmnint.com

《思想者》杂志征集稿件

《思想者》杂志是由华夏日报社主办，集思想和深度于一体的人文读本，于 2023 年 6 月创刊，杂志宗旨为“见证时代，拒绝平庸”，让国民了解真实的世界。

《思想者》杂志为季刊，主要赠阅对象为国内外知名作家、知名

媒体负责人、调查记者、知名学者等。

征稿对象

海内外作家诗人、学者、评论家、媒体记者等。

投稿邮箱：huaxiazaobao@126.com

顾问 | 冰 心 谢 璞 杨金鸢

王铭祥 张千山 唐可省

主编 | 艾华林 执行主编 | 李飞红

低谷相依 顺境成全

——从《纯真年代的爱情》看平凡爱情的真谛

■ 王建江（新疆）

优质的年代剧总能跨越时光局限，以真实的时代底色与纯粹的情感内核长久治愈人心。登陆央视八套、央视一套黄金档热播的现实主义电视剧《纯真年代的爱情》，以 70 年代市井烟火为叙事根基，跳出当下荧幕甜宠套路、狗血拉扯与悬浮美化的创作乱象。在快餐式恋爱盛行、大众情感愈发浮躁功利的当下，该剧褪去爱情华丽滤镜，聚焦大时代下普通人的生存困境与情感坚守，以一段始于现实无奈、忠于赤诚真心、终于彼此成全的平民恋爱，成为荧幕温润清流，让观众在质朴旧时光中，读懂平凡爱情最本真的真谛。

当下诸多年代剧常陷入创作误区，或刻意堆砌苦难博取共情，或过度美化旧式生活、弱化时代困境，致使剧情空洞悬浮、情感虚假刻意。而该剧收获收视与口碑双丰收的核心底气，在于极致的生活化与真实性。剧集摒弃刻意煽情与强行拔高的创作手法，以细腻镜头描摹时代更迭中底层青年的命运浮沉与人生抉择。剧集开篇打破传统情爱剧浪漫邂逅的俗套，以一场无奈挣扎的“契约假结婚”拉开故事帷幕。没有一见钟情的惊艳与宿命相逢的浪漫，只有时代桎梏下小人物身不由己的妥协与求生。这份写实克制的开局，扎根现实、落地生根，让整部作品自带直击人心的朴素力量。

20 世纪 70 年代末，社会资源匮乏，普通人的人生选择极为有限。户口、住房、高考名额，是底层青年逆袭改命、挣脱命运桎梏的唯一筹码。主角费霓与方穆扬身处同一时代洪流，人生境遇截然不同，却同样深陷命运困境，在生活泥沼中奋力求索、向阳生长。两个跌落人生低谷、各有软肋与期许的年轻人，在最窘迫的人生节点悄然相逢、抱团取暖、彼此救赎，谱写了一段温柔绵长、治愈动人的岁月深情。

女主角费霓是一名普通棉纺厂女工，终日在机器轰鸣的车间劳作，日复一日重复枯燥繁重的流水线工作。刻板疲惫的生活、一眼望到头的人生，从未磨灭她心中的希望与韧劲。她清醒务实、执拗坚韧，深知高考是自己跳出市井琐碎、改写人生的唯一出路。为守住珍贵的备考资格，避开邻里闲话与舆论牵绊，她步步谨慎、权衡取舍，在现实夹缝中默默守护理想与初

心。这份不甘平庸、逆境突围的倔强与坚持，让这个底层女性形象真实鲜活、格外动人。

相较于奋力逐梦的费霓，男主角方穆扬的人生跌宕起伏、极具层次感。年少时的他意气风发、心怀热血，作为优秀知青奔赴乡村支援建设，勤恳踏实、品行端正，是众人称颂的青年标杆，笃定努力便能奔赴坦荡前程。可命运无常，一场突发劳动意外，让无辜的他无端受累、深陷非议，人生轨迹骤然坠落。昔日荣誉清零、前途尽毁，他从万众瞩目的青年模范，沦为旁人指指点点的失意之人。

返城后的方穆扬无背景、无优待、无体面工作，只能在基层岗位默默蛰伏，独自承受巨大的身份落差、世俗误解与偏见。世人只看见他褪去光环的落魄，却无人知晓他背负的冤屈与隐忍的苦楚。即便屡遭命运重击，他从未怨天尤人、自暴自弃，始终守住本心与善良。面对外界非议，他不争不辩、踏实立身；面对生活拮据、前路迷茫，他沉稳自律、静心沉淀，在低谷岁月中自我治愈、慢慢成长，磨砺出克制通透、温柔坚韧的宝贵品性。

人生低谷之际，蛰伏落魄的方穆扬与全力突围的费霓悄然相遇。两个素昧平生、各怀期许与困境的年轻人，为抵御生活风雨、争取人生转机，达成成年人的现实约定，以“假结婚”的契约形式抱团相依、彼此支撑。剧集对二人的同居日常刻画极度写实，彻底摒弃偶像剧的甜腻虚假。狭小的筒子楼、分区而居的上下铺，让名义夫妻的二人初期满是疏离与防备。费霓心系高考梦想，刻意保持距离、冷静克制；方穆扬体谅她的不易与执着，始终恪守分寸、从不越界。柴米油盐的争执、前路未知的焦虑、彼此揣测的内耗，处处尽显普通人在时代重压下的无奈谨慎，真实的生活细节引发观众深度共情。

清冷克制的开局，让后续的情感蜕变后劲绵长、愈品愈真。冰冷的生存契约，终究抵不过朝夕相伴的烟火温情。两个满身防备、自带铠甲的年轻人，在日复一日的磨合中卸下伪装，慢慢走进彼此心底。历经世事浮沉的方穆扬，深谙生活艰辛与追梦孤独，更懂得体谅珍惜、温柔成全。深夜劳作归来的费霓伏案苦读，方穆扬始终默默留灯备饭、安静守候，以无声的守

护托举她的追梦之路。而当方穆扬深陷过往伤痛、被世俗偏见裹挟陷入自我怀疑时，唯有费霓看穿他温柔底色下的委屈与坚韧，不追捧过往荣光、不否定当下低谷，始终坚定信任、温柔鼓励，助他走出人生阴霾，重拾生活底气。

这段感情最动人的内核，是平等独立的双向奔赴、彼此成全，毫无单方面依附与牺牲。费霓从未为相守妥协理想，始终坚守初心、逐梦不止；方穆扬在陪伴与自愈中与命运和解，在磨难中沉淀胸襟与担当。他们不捆绑彼此人生、不消耗彼此初心，困境中相互支撑，迷茫时彼此救赎。这份克制真诚、分寸有度的爱意，远比刻意营造的浪漫更有温度、更治愈人心。

剧集摒弃完美悬浮人设，人物有血有肉、真实立体。费霓会权衡利弊、胆怯犹豫，带着普通人的世俗考量，却始终坚守善良坚韧；方穆扬历经命运磋磨，也曾迷茫脆弱，却始终遇挫不馁、低谷不颓。两个不完善的平凡人，在琐碎生活中包容治愈、双向蜕变、共同成长，让这段平凡的爱情饱含烟火温度与人性力量。同时，剧集沉浸式还原七八十年代市井百态，棉纺车间、筒子楼院落、淳朴邻里温情，细节真实饱满、时代氛围感十足，让观众窥见父辈纯粹滚烫的青春岁月，也凭借扎实剧情与真挚情感收获不俗热度与口碑。

这部剧早已超越单纯的怀旧言情，精准回应当代人的情感困境。如今物质生活优渥、婚恋选择自由，但快餐式恋爱、功利化匹配、对完美情感的偏执，让无数人畏惧磨合、轻言别离。而《纯真年代的爱情》道出了爱情最本真的真谛：爱情可以始于现实考量，但绝不止于利弊算计。普通人的权衡取舍是生活常态，真正珍贵的，是历经利弊权衡后依旧交付的真心，是看清生活真相后依然坚守的双向奔赴。最好的爱情从来是双向成全、各自成长，而非依附妥协。彼此深爱却坚守独立人格，低谷相依、顺境成全，在岁月磨砺中成为更好的自己。褪去浪漫滤镜，细水长流的陪伴、风雨与共的坚守、双向治愈的温柔，才是爱情最长久的模样。在情感速朽的当下，这部佳作治愈人心、校准三观，让我们读懂长久的相伴，从来无关完美，只关乎真心与成全。

猎貂

■ 高春阳（广东）

徐老单领小六子进山打猎，迷路了。山里刚下了一场雪，白茫茫一片。两人深一脚浅一脚的，小六子已经快崩溃。徐老单说：“你小子精神点儿！”小六子大口喘气，哈出的气立即在睫毛上挂成了霜。

眼瞅要天黑，小六子一屁股坐在雪地上，打开背包找水，嘟囔道：“今晚怕撂这儿了。”徐老单放下猎枪，说：“出不去，不饿死也得冻死。咱在找鹿和貂，虎豹也在找咱们。”小六子打个寒战，后悔了：“都怨我，非要进山。”徐老单说：“不看你一片孝心，谁疯了赶这前儿进山？”

徐老单是长白山一带有名的猎人。他打猎，单枪即能击中猎物要害，无须第二

枪，人送外号“徐老单”。还有一层意思：他单身，老婆死得早，膝下只有一个儿子，儿子去年娶的媳妇。儿媳妇两个月前刚给他生了个大胖孙子。

小六子他爹跟徐老单有点儿交情，前年听说韩国那头钱好挣，就去了，结果一去不返。小六子急了，求徐老单帮忙打猎，换点儿钱好去韩国找爹。

本地传统的捕猎方法，捕鹿靠“鹿窖”，就是一个陷阱；捕貂靠“貂椽”，就是一个笼子。貂椽装有机关，里面有诱食，貂只能进不能出。

这几年，鹿越来越少，该受到保护了。猎户们一商量，就把鹿窖都埋了。貂倒不少，可总有人用“杜仓子”的手段偷猎。杜仓

子很损，逢貂就枪击，见巢就捣毁，灭绝式猎貂，搞得现在貂都变得很精。

徐老单和小六子在山上捱了一天，见着不少貂椽，诱食也在，就是没貂。两人寻过一片林子又一片林子，连根貂毛都没见着。

天色更暗。徐老单说：“留心着点儿，哪里有炊烟，哪里就是家的方向。”小六子又累又饿，强打精神站起身，拄着猎枪没走几步，恍惚中见徐老单一惊，跟着自己脚下踩空，扑通——可好，俩人一起掉进了一个深坑。

徐老单在坑里起身就骂：“哪个瘪犊子还在挖鹿窖！”小六子捡起棉帽找到背包，抬眼望天，心里一凉。目测，鹿窖至

少有三米多深。小六子吸口寒气：“叔，没带绳子，这不完了吗？”

观察完地形，徐老单说：“你踩我肩膀，看能不能上去。”小六子想说“叔你先上”，一闪念却说成了：“行，我瘦，还轻点儿。”徐老单蹲下，让小六子踩上肩膀，慢慢起身，嘴里哼唧着，直腰挺起小六子。小六子连够几下没够着窖边，说：“叔你缓缓，一会儿再试，就差一点儿。”

放下小六子，徐老单说：“上去以后你先回屯，再找人来救我。”小六子丧着脸：“叔，白天我都找不着路，晚上黑灯瞎火，我……”后面的话咽回去了，改成了：“我……我咋也得找到家。”

月亮出来了，光线很弱，看不清徐老单的表情。

扑通——小六子吓一跳，有什么东西掉下来了。徐老单从背包里掏出电棒，打开一照，哦天，是一只紫貂！小六子两眼放光：“送上门来了！”紫貂受惊，飞身往上蹿，可壁缘上全是冰，滑溜溜根本上不去。

趁小家伙歇气的工夫，小六子抢前一把摁住紫貂。

徐老单拿电棒晃了几下，笑容就僵了，半天才说：“这是母貂，五对奶头，哺乳期的，很珍贵。”

小六子乐开了花：“因祸得福啊，这下发财啦。”

徐老单关了电棒，月光下瞅不清他的脸，只能听见他的声音：“放了它。”

“什么？”小六子以为自己听错了。

“放了它。”徐老单重复。

小六子争辩：“叔，我要钱，我要找我爹。”

“放了它！”

“叔，求你了，就这点儿指望……”

“我说放了它！”徐老单火了，“俺家也有吃奶孩子。带崽儿的貂不能碰！”

小六子泄了气，想松手，却不甘心，就在那儿杵着。

徐老单上前，一把将紫貂捧到自己怀里，安抚够了，仰头，看繁星点点。“回家去吧！”徐老单端着紫貂奋力往上一扔。紫貂懂了，借力噌的一下蹿出鹿窖，回头看了一眼，嗖嗖跑了。

事情来得突然，去得也突然。

小六子痛心道：“咱来嘎哈的？不是猎貂吗？到手的宝贝呀！”

徐老单沉声道：“少废话，不想死赶紧出去！”说着蹲下身子。

小六子不敢再磨叽，站上徐老单的肩膀。徐老单喊“一、二、三”，身子一挺，小六子顺势往起一跃，两手扒住窖边的冻土，几下就爬上去了。

徐老单呼哧带喘地在底下喊：“找不着家，死路上也甭回来，回来就死一对儿！明白吗？”接着一样一样，除了自己那杆猎枪，将其他东西全都给抛出了鹿窖。

小六子眼眶一热，大喊：“我不想死啊！”

徐老单大骂：“孬种！老子等不到你来救我，就等老天爷来收我！”

小六子哇的一声大哭起来：“我找不着家啊！”

徐老单又骂：“找不着家，你去找死！滚！”

小六子抹完鼻涕抹眼泪，一步一回头地走了。

小六子非常清楚，自己根本找不到路。漫山遍野都是林子，铺天盖地全是冰雪。路在地上，也在天上。他没跑几步已经蒙圈，暗夜无边，漆黑一片，哪里都是方向，哪里都不是方向。他站住脚，浑身冰凉，感觉死神无处不在。

这时，一只紫貂出现了。

责任编辑 | 胡泰然 校对 | 卢路